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
第七回 巫峽殘雲對姊喚妹 芸房幻夢兆吉疑凶

話說紫鵝想出一個可去的地方，李紈問何處，紫鵝說是「櫳翠庵」。李紈笑道：「這也難為你想到，果然妙師父那裡輕易沒有人走動，且去住著。等我再想法兒送你到南邊去。」二奶奶的話，我去給你擔下來。妙師父那裡，你可自己去求四姑娘和他說聲，估量也沒有不允的。」於是，紫鵝便往蓼風軒來，見惜春正和妙玉下棋，紫鵝與惜春請了安，便向妙玉問好。

妙玉瞧著紫鵝：「你不跟林姑娘回南去嗎？」紫鵝答道：「姑娘起身時候，我還病著，底下想要去呢。」妙玉一面聽紫鵝的話，只顧下道：「一半年的時光，在這裡住著也使得。」惜春笑而不語。紫鵝因妙玉在此，不便說話，到彩屏屋裡坐了一會，等妙玉走了，來求惜春，細細說明緣故。惜春道：「你就在大奶奶那裡住著也沒相干。既然大奶奶膽小，你到妙師父庵裡去暫住幾時，底下再瞧光景。明兒你過去就是了，所有你的東西，不用都搬過去，省得一番嘮叨。」紫鵝謝了惜春，仍回稻香村來，把惜春的話回了李紈。過了一夜，紫鵝自往櫳翠庵去。

且講李紈到鳳姐處告訴了紫鵝的話，鳳姐心中雖以為不然，因是李紈作主，只得勉強應許，道：「大嫂子可叮囑紫鵝，不許走出庵來。萬一撞見寶玉，可是不依他的。我吩咐他們，打聽有京官家眷回南的，便就打發一個老婆子送了他到林姑娘家去。」李紈道：「因是林妹妹再三叮囑我的，看紫鵝這孩子也實心，他不願意出去，竟是這樣辦法妥當。」一面說話，李紈便同鳳姐到王夫人處去了。

再說寶釵與寶玉完婚後，惟於夜間分牀寢宿，日則相伴相依，一無避忌。寶釵每每留心察看，寶玉或於梳妝時也喜調脂弄粉，或於握管時代為研墨拂箋，一種款款勤勤的光景，竟似把當日愛慕黛玉之心，漸漸移到自己身上來了。豈知寶玉向與寶釵纏綿之處，視迎、探姊妹雖略有不同，較之視黛玉的心思，又迥乎各別。所以曾向寶釵褪取香珠，偷觀一顰玉臂，有若生在林妹妹身上，將來可以親近之想。如今可以親近了，雖極意綢繆，卻仍以從前姊妹相好的情分相待。此是寶玉不肯負黛玉的癡心，寶釵如何猜得透？

講到鳳姐常在寶釵屋裡走動，看見他們親熱的光景，便與王夫人商量道：「老太太頭裡因寶兄弟病著，要給他沖喜，趁老爺在家，急辦了這件事，把寶妹妹娶了過來。我如今看寶兄弟的病已大好了，鎮日一堆兒混著，不給他們圓房，也不成一件事。太太何不回明了老太太，算起來此時還在國孝裡頭，依舊不用驚動親友，揀一個好日子給他圓了房，豈不是好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也想過，你今兒提起，我就回老太太去。」當下王夫人去回賈母，賈母笑道：「我只算寶玉是已經完婚的了，倒忘了他們還沒圓房。這也不費什麼，你就趕緊去辦罷。」於是王夫人就叫鳳姐吩咐林之孝家的，叫外頭去擇了吉日，不過祭祖家宴，新房鋪設一切預備現成，並無可記之事，書不瑣敘。

且說寶玉圓房之後，與寶釵伉儷綢繆，而於夫婦敦倫之樂，卻甚淡然。寶釵身分持重端莊，斷無反去俯就之理。一日，寶玉夢中只記得娶的是黛玉，回房進來連叫：「妹妹」。見紫鵝在旁笑指牀上，寶玉寬衣就枕，來纏黛玉。黛玉半推半就，任寶玉恣其歡愛，一似夢游太虛幻境與仙女初試雲雨滋味。豈知醒來卻是寶釵，口中猶喚「妹妹」不已，寶釵也不言語。

次日起來，寶玉正靠桌上看寶釵臨寫靈飛經字帖，想起昨夜夢中之事，惟恐寶釵盤問，只是默默不語。聽得秋紋在院子裡說道：「蘭哥兒來了。」寶釵把帖收起，放在一邊。賈蘭進來請了安，寶玉命他坐了。賈蘭就在炕旁杌子上坐下，寶玉問道：「你近來的文字，太爺可說你有些長進沒有？」蘭哥兒答道：「太爺說道，倒還有些思路，叫姪兒上緊用功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你該聽太爺的話，努力用起功來，等到明年秋天，咱們同去下場。」賈蘭欠身回答道：「可不用等明年秋天，姪兒正為這件事來回二叔叔。剛才聽見璉二叔說，早上在內閣裡見過上諭，因當今得了太子，不等明年元旦頒發恩旨，已敕禮部議奏，行文各直省，定於本年八月恩科，也是想不到的一件事。」

姪兒想二叔身子已強健了，何不帶著姪兒去走走。」寶玉道：「沒有的是謊話？」賈蘭道：「不是謊話。」寶玉點點頭，恍然如有所得，接口連說兩句「我要去呢」。賈蘭見寶玉高興，便越發歡喜，要跟著寶玉下場，又說了幾句閒話，告辭出去。

寶玉笑道：「我還急巴巴盼到明年，嫌這日子長遠，夢想不到蹦出這件巧宗兒來。正是：喜熬人，一封丹鳳詔，速速成全我怡紅院公子的心事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頭裡老爺逼著你念了幾個月書，後來因你病了，就沒去上學。俗語道的『生蠶做硬繭』，擺著荒疏了常久，饒是你學富五車，只怕三日不彈，手生荊棘。也該靜靜的用點功夫才好。」寶玉聽說，便向書架上亂翻。襲人上前問道：「二爺要尋什麼東西就言語一聲兒，等我們給你找。」寶玉道：「我的讀本呢？」襲人聽不明白，怔了一怔。寶釵道：「找他上學的書本兒。」襲人道：「真正我的好爺，你從園子裡搬到老太太屋子裡，越發顧不得了。地方換了兩三處，怎麼不問一聲兒，盡仔在架子上亂找！」寶玉聽了襲人的話，一時想過來了，也沒言語。襲人便問：「二爺為什麼一時又想念起書來。」寶釵道：「剛才蘭哥兒來說起開科的話，要跟著他叔叔同去下場，他聽了忽然高興，急巴巴的臨陣磨槍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可見你們這些人的話，盡由著自己說的。才說三日不彈手生荊棘，我就謹遵台命，要找書本子溫習溫習，又道臨陣磨槍。」寶釵想著這話，果然一時裡說到兩岔去了，搭訕著叫秋紋、碧痕到怡紅院去收拾書籍過來。襲人道：「這些東西，怕他們去經手不來。」說著，便自己回了碧痕往怡紅院去。

不多時，兩個人把書籍搬了過來。寶玉親自檢點一番，把幾種無關舉業的書擦開，命襲人擱在架子上。隨手命了一本精選制藝，是代儒選的近科魁墨，吟哦咀味起來，竟似從前賈政在學政任上有回來的信，一時怕查功課，埋頭苦讀的光景。

寶釵陪坐一旁，想寶玉向以祿蠹譏人，如今大病才好，並無父命師箴來相督責，因聽賈蘭一語，忽然功名念切，殊出人意外。細細揣度起來，想從前因與黛玉一片纏綿之意膠滯於中，有所急即有所緩，濃乎此即淡乎彼；一朝割絕私情，便心歸於正。

鳳姐滿天過海之計，下的針砭，實於寶玉大有裨益。又因寶玉，推到黛玉身上，想其情未必不甚於寶玉，為黛玉設身處地想來，又將何法融化這一團塊磊？便覺心上有許多過不去處。正在出神，見寶玉搖頭擺膝，壹志凝神在那裡用功。又想此番開科，寶玉果然功名有分，將來玉署瀛洲，也是意中之事，豈不博得堂上歡心，自己夫榮妻貴。想到此處，又喜孜孜得意起來，把替黛玉設想的念頭漸漸忘了。話不細表。

且說寶玉苦志用功，非溫習經書，即揣摩時藝，把先前焙茗所買這些《飛燕外傳》、《武則天》、《楊貴妃外傳》都焚化了。一切玩耍之事，淨盡丟開，只知黃卷青燈，不問粉香脂豔，竟大改舊時脾氣了。寶釵甚為納罕，便告訴了賈母、王夫人，都道：

「如今沒有他老子來逼他，自己肯這樣發憤起來。」暗暗歎美寶釵為人能識大體，果然金玉煙緣相夫得力。而寶釵因寶玉病後，身子不免虛弱，保養為要，深喜寶玉淡於牀第私情，倒也相安。寶玉先前見了「文章」兩個字便要頭疼，如今專心於此，不但不以為苦，反覺探討些滋味出來，毫無厭倦之意，自是日親日近的功夫。看看場期將近，寶玉、賈蘭姪二人，援例入場。又因賈政升了外任道員，編入官卷。凡場前應辦事宜，賈璉自去妥為料理。

再說紫鵝在櫳翠庵住下，心想我不跟姑娘回家，原為姑娘的事，見了寶玉一面，討個准信兒，好拿主意。誰料他們起歹心的起歹心，變法兒的變法兒要攆我出去，諒來也難與寶玉見面的了。暫且躲在這裡，求大奶奶趁早想個法兒，把我送到南邊，但憑姑娘拿個什麼主意，我死活跟著他過一輩子就是了。

紫鵝此時已心灰意懶，住在庵中度日如年，也不敢挪移寸步出庵，恐惹是非。惟聽晨鐘暮鼓，隨著妙玉虔心禮拜觀音大士，只求菩薩暗中保佑林姑娘身體康寧，早早主婢見面，日夕焚香禱祝不已。一日，惜春看見他，笑道：「妙師父倒像新收了一個徒弟了。」紫鵝道：「妙師父肯發慈悲，我不想回南去跟林姑娘了。」惜春道：「你姑娘要做妙師父的徒弟，如今聽你也說這話，佛法

平等，你和姑娘是師弟師兄了。」妙玉道：「這會兒你同林姑娘都是這條心，將來怕由不得你們做主。我果然收了你做徒弟，有人和我要起人來，便怎麼樣呢？」紫鵲聽了，也沒理會。妙玉自與惜春到芸房對局，至午後，惜春方回。

紫鵲到了晚上，因時交初秋，餘暑未淨，獨自步出院外，就在梧桐樹下一隻石凳上坐著。仰

見雲斂碧天，桐葉枝頭露出一鉤新月。那邊佛殿上鐘磬無聲，爐內香煙未燼，雖此身尚在大觀園中，已另是一番境界。

惟聽砌畔蟲鳴唧唧，萬慮俱生，百感交集。一個人對著月兒，想起那年林姑娘來到榮府，先在老太太那邊，後來搬到園子裡。

寶玉和他往來稠密，種種起居言動，凡筆不能寫，畫不能描之處，猶如記日清帳本一般，都打疊在我肚子裡。如今寶玉隔絕，姑娘遠離，把他兩人的事故從頭想起，歸根兒有意外之變。可見普天世界的人情都是假的了。紫鵲只是呆呆癡想，恍如夢境迷離，不覺夜深露重，渾身上下衣裳都已濕透，只見一個老佛婆來催他道：「紫鵲姑娘，快進來睡罷。夜深了，盡仔在院子裡坐著，受了涼是要害病的。」

紫鵲只得起身進房安歇，朦朧睡去，聽得有人叫道：「紫鵲姊姊，你為什麼不去瞧寶二爺和寶姑娘拜堂呢？」紫鵲聽了這話，猛吃一驚，連忙起來，趕到一個素日沒有走慣的地方，果見璉二奶奶隨著老太太、太太都在那裡看寶玉做親。晴雯扶著新人拜堂。紫鵲急得滿肚子的怨氣無從發洩，一時拚捨著臉，走過去問問寶玉，兩腳猶如釘住的一般，只是怔怔的呆看。停了一會，見新人揭去蓋頭巾，卻不是寶姑娘，是他林姑娘，面前也掛著像寶姑娘的一樣金鎖。心中正在疑惑，聽得旁邊有人叫道：「紫鵲姑娘，你為什麼剛在這裡瞧熱鬧，不上去伺候你姑娘？」又聽鳳姐道：「你們別支使他，他也在這裡等著妝新呢。」說聲未了，只見老婆子們過來，七手八腳把他拉上，還拉了晴雯一同到裡間屋子裡去，妝扮完畢出來，寶玉和林姑娘同坐著叫他們磕頭。紫鵲摸不著頭腦，心裡又急，臉上又臊，禁不住直聲叫了兩聲「姑娘」，自己驚醒，卻是一夢。那時同房睡的老佛婆聽見，叫道：「紫鵲姑娘醒醒，你做了什麼怕夢了？」紫鵲答道：「想是我的手在胸前壓著，沒有夢見什麼。」

「老佛婆又道：「我聽見你發急的叫『姑娘』，這會兒林姑娘倒隔了好幾千里路了，還睡夢裡忘不了，怪可憐的。」當下紫鵲也無心緒和老佛婆接話，只想剛才的夢真是古怪，晴雯是死過的人了，為什麼他來伺候姑娘，還和我同拉扯在裡頭？想起來總不是吉兆，不是應在姑娘身上還有些災晦，一定是我這條小性命該斷送的了。思前想後，不多時窗上發亮。又挨了一會，起身梳洗，便在佛殿上焚香叩禱，暗暗通誠夢中之事，但求脫晦除災，又不便將此事告訴旁人，惟有朝夕繫念，獨自發愁，書且少表。

那邊鳳姐因李紈將紫鵲安頓櫳翠庵中，恐怕走漏消息，預防賈璉再提此事，先想定了話。一日賈璉果然向鳳姐問及，鳳姐道：「這件事我早要告訴你，又怕你疑心我在裡頭作梗。其實太太那裡我早就碰了釘子來的，因還要替你想個法兒，所以沒回報你。那林妹妹回過來，瞞著寶玉的話，你是知道的。上上下下都囑咐遍，可再沒有一個人敢在寶玉跟前說長道短，就只紫鵲這個人，太太說斷乎留他不得，也不過怕寶玉見了他，難免翻騰些話出來，保不定又勾起寶玉的舊病。所以我要請教二爺一句話，二爺要紫鵲過來，不過當一個丫頭使喚，各處跑動，太太看見了先不依，我也耽不住。據我的意思，很可不必。」

倘還有別的想頭，我倒替二爺盤算出一個主意在這裡，不如也像娶尤二姐，在外頭弄了屋子，叫紫鵲悄悄去躲著，再別到裡頭來，也礙不著人家的事。請二爺示下好去辦。」賈璉笑道：「罷，罷！我不過說的一句閒話，來不來都沒要緊，你不用這樣東拉西拽的來轄治我。正經寶兄弟同蘭哥兒下場的話，到底定准了沒有？」鳳姐道：「寶兄弟近來很用功，看來是定了的了。大嫂子說蘭哥兒年紀還小，比不得寶叔叔，叫他等到明年正科再去。太太說蘭哥兒既然高興，難得他小孩子有志氣，就跟他叔叔去走一回。大嫂子也不好拗太太的主意，你別管他們定不定，只管去辦你的事就是了。」賈璉道：「部照、監照已經現成，這裡問准了，禮部裡頭還有要關照的話。前兒有江西引見的官兒進來，說起老爺的官聲很好，管的那一帶地方，有幾處遭了蟲災，在那裡辦賑。我再去細細打聽打聽。」說著，就往外走了。

鳳姐便叫平兒到跟前說道：「你閒著到大奶奶那裡走一趟，只當是閒逛去似的，留心紫鵲回來沒有。倘然大奶奶提起，你說是我的話，要大奶奶囑咐他別出來走動。我留心察訪，妥便送他到林姑娘那裡去。出來走動沒要緊，碰出亂子來，我同大奶奶可不能給他擔呢。」

平兒答應著往園子裡來，靜悄悄並不見一個人，便徑往稻香村。見李紈正看著素雲、碧月在那裡收拾一隻舊籃子，地上攤著銅罐、風爐、竹筴、油布等物。平兒看了，不知什麼用處，便笑問李紈。李紈眼圈兒一紅，道：「這籃子是大爺用過遺留下來的，因蘭哥兒要去下場，叫他們拾掇出來，看缺的什麼，還得去添補上。」平兒笑道：「這些東西值得幾個錢，哥兒要去下場，替他置備一副新的不好嗎？」李紈禁不住滴下幾點淚來，一面拭淚道：「你不知，東西不矜貴，因是他老子遺下的手澤。我苦苦的管教他這幾年，雖然還巴不到讀書成名，今兒有志觀光克承父志，也不枉我撫孤守節一番，就是大爺在九泉之下也瞑目的，我所以不肯棄棄這些舊東西。」平兒會意，便幫著挪那件看那件，道：「蘭哥兒果然肯唸書，我也聽見太太時常在我們奶奶跟前說他好的。真是大奶奶福氣呢。」平兒又與李紈講了一會閒話，笑問：「紫鵲如今不在這裡住了，可還來走走沒有？我要去瞧瞧他，又怕驚動妙師父。」李紈道：「因是你奶奶叫囑咐他的，難得他也肯聽信。聽見說，庵門也沒有出，自從前日到那邊，連我這裡也沒有來走過一回。你去告訴奶奶可放心，別惦記這件事。」平兒聽說，笑了一笑道：「我還去瞧那大姑娘呢。」

說著，轉身就走，徑往紫菱洲來。路上碰見鶯兒同了個老婆子，手裡提了一個衣包。平兒便問：「往那裡去？」鶯兒道：「姑娘叫我去瞧那大姑娘呢。」平兒道：「我也要同去，咱們同走。」說著，三個人來到那岫煙屋裡，見他低著脖子在那裡紮大紅枕頂上的花。岫煙見平兒進去，便把針線連忙放下。平兒和鶯兒都上前問好。岫煙讓他們坐了，平兒便笑道：「姑娘在這裡趕緊置備那些針線活計呢？」岫煙飛紅了臉道：「如今夜長了，白日裡動動這些，省是打盹兒，黑間睡不著。」說著，又道：「難得你們兩個人同來逛逛。」平兒道：「奶奶叫我們瞧瞧姑娘。剛才從大奶奶那裡來，路上碰見他同來的。」鶯兒接口道：「姑娘因這天氣交了秋，早晚就涼了，昨兒找出兩件棉衣，叫送來給姑娘的。」說著，便在老婆子手裡接過，送與岫煙。岫煙也不打開包袱，便遞給鶯兒拿去放好，一面說道：

「又要你姑娘費心，回去給我道謝。」平兒道：「如今有寶姑娘到了我們家裡，諸事周到，我們奶奶便少操了許多心。」岫煙道：「我在這裡承你們奶奶多少照應，我總是感激的。」又問鶯兒道：「如今寶二爺的身子可越發健朗了？」鶯兒道：「如今大好了，這幾天倒很唸書。姑娘你不知道，二爺還要去下場呢，所以園子裡也沒有來。」岫煙道：「這園子裡不來也罷，別的地方去逛逛是沒要緊的，二爺進了園子，保不定不到瀟湘館去走動。再像先前這樣，他自己心裡也熬煎，人家看了也不像個樣兒。」鶯兒道：「姑娘說的很是，我想不如回明老太太，把瀟湘館折毀了，二爺便進園子來，沒看見這屋子也就不想林姑娘了。」平兒道：「你別胡說，老太太聽見了要生氣，就是你姑娘知道，也不依你呢。」

岫煙因問平兒道：「送林姑娘回南的人可回來了沒有？」平兒道：「去的人為田租上的事耽擱住了。前兒有個稟帖，專差腳子來的，說路上平安的話，已回過老太太的了。」又道：「這幾時史大姑娘和二姑娘都沒來。如今園子裡冷靜，他們來了，自然還住在這裡。姑娘也有個伴兒，再熱鬧幾天也好。」邢岫煙道：「我聽史大姑娘的口氣，總等這裡打發人去叫他，他孀才肯放呢。」平兒道：「可不是，我們奶奶說趕中秋前老太太要打發人去接呢。」平兒們又和岫煙們說笑了一會，各自走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